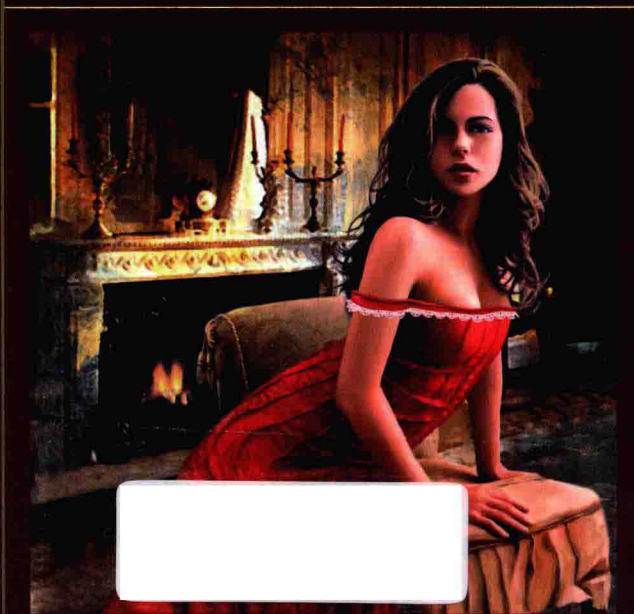
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英 / 藏

◆ 全 译 本 ◆

夜色温柔

[美国] 弗朗西斯·斯·菲茨杰拉德 / 著 陈丽 / 译



Tender Is the Night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

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Tender Is the Night

夜色温柔



[美国] 弗朗西斯·斯·菲茨杰拉德 著

陈 丽 译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夜色温柔 / (美) 菲茨杰拉德著 ; 陈丽译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6. 2

(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/ 黄禄善 主编)

ISBN 978-7-5360-7056-1

I. ①夜… II. ①菲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897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执行策划: 罗磊戈

责任编辑: 刘玮婷 梁秋华

特邀编辑: 张 琦 金泽龙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 陈诗泳

统 筹: 黎 萍

装帧设计: 陈必琴

封面绘画: 吕则龙

插图绘画: 阮 建 等

排版制作: 陈 玲

策 划: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书 名 夜色温柔
Yese Wenrou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
(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岐山路88号)
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

印 张 12.875 2插页 8插图

字 数 220,000字

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6.00元

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: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 027-68754966-227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典 / 藏

Tender Is the Night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在法国里维埃拉^①宜人的海滨地区，马赛^②和法意边界之间，矗立着一座玫瑰色酒店，高大气派，富丽堂皇。门前的棕榈树恭敬地伸展着枝叶，将泛红的正门掩映在阴凉下，前面延伸着一小段沙滩，反射着耀眼的光芒。十年前，英国房客们四月间回北方后，酒店就几乎了无人迹了。最近，这里成了时髦显贵们的夏季度假胜地，周围簇拥着许多单层别墅。不过在本书的故事开始的时候，这座高斯外宾酒店附近仅有十几幢老式别墅，圆屋顶凋敝衰败，就像周边大片的松木林中的睡莲。这些松林绵延几英里，直至戛纳^③。

明亮的褐黄色沙滩好似一块地毯，和酒店浑然一体。清晨，浅滩清澈，远处隐约可见的戛纳市、周围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要塞、横卧于意大利边界的紫靛缭绕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水面上，随着海生植物送上的阵阵波纹轻轻颤动。不到八点，一个穿蓝色浴袍的男子来到海滩，一边把冰冷的海水泼到身上，一边咕哝着，使劲儿呼吸，接着在海水中扑腾了一阵。他走后的个把小时，沙滩和海湾又重归平静。远处，商船缓缓西行；酒店的院子里，餐厅的伙计吵吵嚷嚷；松树上的

① 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与地中海之间狭窄的沿海地区，从法国东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西北部，是一个旅游胜地。

② 法国东南部一城市，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。现为工业中心和主要港口。

③ 法国东南部一城市，位于地中海沿岸，著名的度假胜地，也是举行一年一度国际电影节的地方。

露水也渐渐干了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莫尔山脉^①低矮处蜿蜒的公路上开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。越过这条山脉，才是真正的普罗旺斯^②地区。

离海一英里开外，有一座孤零零的火车站。这里，松林渐渐稀疏，遍布的是落满灰尘的白杨。1925年6月的一个早上，一辆顶篷可折叠的旅游汽车把一对母女从火车站送到了高斯酒店。母亲美貌犹存，但脸上细碎的纹路很快就会留下它们的烙印；她神态亲切，安详又明察一切。可人们的视线很快就会转移到女儿身上。她的手掌粉嫩迷人，似乎有一种魔力；双颊红润，像儿童晚间洗过冷水浴后红扑扑的小脸一样动人；额头很美，向上缓缓倾斜，浅黄和金色的卷发如同波浪一般，沿额际形成徽章上的盾形；一双水润的大眼睛，明亮清澈；脸颊上透出的红晕自然天成，来自于她年轻心脏的有力跳动。她的体态微妙地徘徊在孩童时期的最边缘——她快要满十八岁了，但少女时代的痕迹仍然如清晨的露珠般在她身上隐现。

海天交接成一条淡淡的细线，弥漫着热气，呈现在她们面前。母亲这时说：

“我总觉得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的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想回家。”女儿回答说。

两人高高兴兴地说着话，可明显漫无目的，这让她们觉得厌烦。其实，无论说什么两人都很难打起精神。她们需要的是极度的兴奋，并不是要刺激疲倦的神经，而是像那些得了奖、应当享用假期的学童一样，热切地希望好好高兴一下。

“我们在这儿待三天就回家。我这就拍电报定船票。”

进了酒店，女孩儿定了房间，法语讲得很地道，可听起来有些平板，像是背出来的。母女俩在一楼的房间安顿下来，落

① 法国地中海沿岸一山脉，在戛纳西南。

② 法国东南部一个地区，临近地中海，中世纪时以诗歌和武侠传奇著称。

地长窗反射着强光。女孩儿走进这片光芒，几步来到环绕酒店的石砌游廊。她走路的姿势像芭蕾舞演员，瘦小的背挺直着，臀部紧紧绷起。外面游廊上，炽热的阳光紧紧包围住她投下的身影，刺目的光线又让她退了回来。不远处，地中海在毒日的照射下一层层褪去颜色；游廊的栏杆下，一辆旧别克车停在酒店的车道上，任凭太阳炙烤着。

确实，整个这片地方只有海滩上有些动静。三个英国保姆坐在那儿织毛衣毛袜，一针一针地织着费工夫的维多利亚时代^①的花样，这式样在19世纪40年代、60年代和80年代流行过，多少年来一成不变。她们一边织一边说长道短，听起来像是念咒。紧靠海边，十几个人分别躲在自家的条纹遮阳伞下，旁边是他们的孩子们，也有十几个，他们要么在浅滩上捕捉那些不怕人的鱼儿，要么光着身子躺着，涂满全身的椰子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

罗斯玛丽来到海滩上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儿从她身边跑过去，兴奋地大叫着冲进海里。她察觉到周围的陌生人纷纷将目光投向她，仔细打量她，便脱掉浴袍，跟着那男孩儿投入水中。她脸朝下游了几码远，发觉水很浅，就摇晃着站了起来，吃力地往前走，纤细的双腿在水的阻力下像是拖着重物。走到水齐胸深的时候，她回头朝岸上瞥了一眼，看见一个秃头男人正一门心思地盯着自己。他戴着单片眼镜，穿紧身裤，汗毛丛生的前胸向外挺着，丑陋的肚脐眼则朝里凹进去。看到罗斯玛丽回视他，就去掉了眼镜，藏在胸前那丛可笑的汗毛里，又从手中的瓶子里给自己倒了一杯什么喝的。

罗斯玛丽脸贴着海水，匍匐着向浮排那边游过去，四肢不连贯地拍打着。海水朝她涌上来，将她从炎热中温柔地拉入自己的怀抱，渗入她的头发，涌入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。她沉浸在海水中，拥抱着它，尽情地翻转嬉戏着，游到浮排时已经

① 时间从1837—1901年。

累得气喘吁吁了。这时，一个牙齿雪白、皮肤晒成古铜色的女人朝下看着罗斯玛丽，她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未晒过的身体的雪白，于是转身仰卧在水上，朝岸边游去。一上岸，那个手里攥着酒瓶、胸口毛茸茸的男人就开口跟她搭话。

“我说，浮排后面有鲨鱼呢。”他看不出是哪国人，不过讲的英语拖着慢吞吞的牛津^①音。“昨天胡安湾^②的两个英国舰队水手让鲨鱼给吞了。”

“天哪！”罗斯玛丽惊叫道。

“是舰队丢的垃圾招来的。”

他眯了眯眼，表明跟她说话不过是要提醒她，然后退后了两小步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。

说话的时候，罗斯玛丽觉得人们的注意力又有些转移到自己身上，不过她也并不怎么讨厌，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。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她看到，几个家庭都将自家遮阳伞前的那一小片沙滩据为己有，互相聊着天，来来往往，有种小团体的气氛，让人觉得不能冒昧地闯进去。再往上是布满鹅卵石和枯死的海草的沙滩，坐在那儿的人和她的皮肤一样还没被晒黑。他们躺在小巧的便携式阳伞下，而不是沙滩遮阳伞，很明显不像前面那些人，以这里的主人自居。在这皮肤深浅的两群人间，罗斯玛丽找了个地方，把自己的浴衣铺在沙子上。

躺下后，罗斯玛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，感觉到他们的脚从身边绕过去，阳光投下的身影随之从身上掠过。一条狗好奇地在她脖子上嗅着，紧张地呼着热气，让她觉得痒痒的。她感到皮肤在热浪下微微发烫，听到消退的海浪低低的、疲惫的哗哗声。没多久，她的耳朵就分辨出了不同的说话声，听到一个被轻蔑地称作“北方佬儿”的家伙昨晚绑架了一个从戛纳来的咖啡馆侍者，扬言要把他锯成两半。说话的是一个白发女人，

① 英格兰中南部的一个区，伦敦西北偏西，是著名的牛津大学所在地。

② 法国戛纳东部一海湾。

身着晚会盛装，看得出是昨天夜里穿的，今天早上还没来得及换，一枚王冠一样的头饰还戴在头上，肩膀上还耷拉着一朵枯萎的兰花。罗斯玛丽背过身去，隐约地感到不大喜欢这个女人和她的同伴。

另一侧，最靠近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，躺在遮阳伞下，面前的沙地上摊开着一本书，正从里面列一张什么单子。游泳衣从她的肩膀和脊背上滑落下来，露出红润的褐色皮肤，映衬着一串奶白色的珍珠项链，在阳光下熠熠闪耀。她表情淡漠，楚楚动人。她的目光与罗斯玛丽的相遇，不过并没有看到她。这年轻女子旁边是一个英俊的男子，头戴一顶骑师帽，身穿红条纹的紧身裤。再旁边是那个浮排上的女人，她朝罗斯玛丽看过来，认出了她。再过去是一个长脸男子，长着一头狮子般的金发，穿着蓝色紧身裤，没戴帽子，正和一个穿黑色紧身裤的小伙子认真地讨论着什么。那小伙子无疑是拉丁裔，两人一边谈话一边拨弄着沙滩上细小的海草。罗斯玛丽想他们十有八九是美国人，不过有些地方又让她觉得不像最近认识的那些美国人。

过了一会儿，罗斯玛丽意识到，那个戴骑师帽的男子正在给这群人表演一个小节目。他默不作声，煞有介事地摆弄着一把耙子，像是在清除鹅卵石；脸上一本正经，制造出几分神秘的滑稽。他一举手一投足都让人忍俊不禁，到后来，每一句话都引起哄堂大笑。即使罗斯玛丽这样离得远的人，其实听不到什么，也伸长了耳朵。这时沙滩上唯一不为所动的就只有那个戴项链的年轻女子了。她仍在低头看自己的单子，也许出于矜持自重，每传来一阵欢闹声，就把头埋得更低。

这时，那个戴单片眼镜、手上拿瓶子的男人突然冒了出来，冷不丁地对罗斯玛丽说：

“您游得棒极了。”

罗斯玛丽不以为然。

“真是好。我叫坎皮恩。这儿有位夫人说上个礼拜在索

伦托^①见过您，她知道您是谁，很想跟您认识认识。”

罗斯玛丽掩饰住心中的不快，向四周望了望，看到那群还没被晒黑的人正在等着她，只好不情愿地站起身，朝他们走过去。

“这位是艾布拉姆斯太太，这是麦基斯科太太和麦基斯科先生，这是达姆夫瑞先生——”

“我们知道您是谁，”那个穿晚礼服的女人说，“您是罗斯玛丽·霍伊特，我在索伦托就认出您了，还问了酒店招待。我们都觉得您演得好极了，真想知道您为什么不回美国，再去拍一部好电影。”

他们装腔作势地忙着给她让地方。那个认出罗斯玛丽的女人并不是犹太人，尽管名字听起来挺像。她是那种性格活泼、爱交际的人，年龄不随阅历长，总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。

“我们提醒您，别第一天就晒坏了皮肤，”她兴致勃勃地接着说，“因为您的皮肤可不一般。不过这地方有那么多该死的礼节，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您是否介意。”

①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城镇，是一个深受欢迎的旅游中心和避暑胜地。

第二章

“我们在想，也许您会出现在故事情节中。”麦基斯科夫人说。这是个漂亮女人，眼神中流露着刻薄，而且紧张兮兮，叫人丧气。“我们不知道谁会出现在故事情节中。曾经有个人，我丈夫对他特别好，结果他成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，几乎是第二号。”

“故事情节？”罗斯玛丽不大明白地问，“有什么故事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们不知道，”艾布拉姆斯夫人说，咯咯笑着，浑身的肉都随之颤抖，“我们不在情节里面，我们是观众。”

“艾布拉姆斯妈妈本身就是故事。”说话者是达姆夫瑞先生，一位浅黄头发的年轻人，女里女气。坎皮恩朝他晃了晃自己的单片眼镜说，“嗨，罗亚尔，说话别太让人不舒服了”。罗斯玛丽不自在地看着他们，心里盘算着要是母亲能跟她一块儿来就好了。她不喜欢这些人，特别是与眼下海滩另外一头那些更吸引她的人相比之后，更是如此。母亲谦逊而简洁有效的社交天赋总能使她们很快摆脱尴尬的境地。罗斯玛丽出名才六个月，早年在法国养成的行为方式，有时会 and 后来学到的美国式民主作风交织在一起，经常会使她遭遇这种情况。

麦基斯科先生三十上下，骨瘦如柴，红脸膛，长着雀斑。他并不觉得这个关于“故事情节”的话题有趣，一直在望着大海。他很快瞟了一眼妻子，转过来对着罗斯玛丽，盛气凌人地问：

“到这儿很久了吗？”

“只一天。”

“哦。”

很明显，他感到话题已经完全改变了，就逐个看着其他人。

“准备在这儿待一个夏天吗？”麦基斯科夫人天真地说，“如果您留在这儿，也许会看到整个故事发展的。”

“天啊！维奥莱特，别说了！”她的丈夫叫道，“换个玩笑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！”

麦基斯科夫人转向艾布拉姆斯夫人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他又紧张了。”

“我不紧张，”麦基斯科回答，“恰恰相反，我不紧张。”

他显然生气了，血涌上来，脸色发灰，所有的表情都失去了作用。突然间他隐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就站起来朝水边走去，他的妻子跟着他。罗斯玛丽抓住这个机会，也跟着走过去。

麦基斯科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头扎入浅水中，僵硬的双臂拍击着地中海，显然是想要来个自由泳，等他一口气用尽，从水中抬起头来回头看，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，发现自己居然离海岸没多远。

“我还没学会在水中呼吸，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呼吸的。”他询问地看着罗斯玛丽。

“我想你应该在水下呼气，”她解释说，“每划四下抬头到水面吸气。”

“对我来说呼吸是最难的。我们去浮排那边好吗？”

那个金发男子四肢伸展着躺在浮排上，浮排随着水的节奏前后摇晃着。等麦基斯科夫人到浮排时，一个猛烈的倾斜恰好击中了她的胳膊。金发男子急忙站起来，把她拉了上来。

“恐怕刚才打着您了。”他的声音缓慢、羞怯。这是罗斯玛丽见过的最不敢恭维的一张脸，颧骨像印第安人，上唇很长，一双发暗的金色眼睛深陷着。他像是在从嘴角的缝隙说话，好像希望他的话能够不受阻碍地迂回传达给麦基斯科夫人。接着，他一头扎入水中，长身子一动不动地向岸边漂去。

罗斯玛丽和麦基斯科夫人看着他。换气时他猛地把身体蜷缩起来，瘦瘦的大腿露出水面，接着就完全消失了，身后几

乎连一片水花都没有留下。

“他游得实在太棒了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
可麦基斯科夫人的回答异常粗鲁，令人吃惊。

“哼，他是个糟透了的音乐家。”她转向自己的丈夫，只见麦基斯科先生连试三次，好不容易才爬上浮排，站稳后又想做花哨的动作弥补刚才的窘相，结果事与愿违，又趔趄了一下。“我在说亚伯·诺斯也许是个一流的游泳选手，可他是个糟透了的音乐家。”

“是的。”麦基斯科勉强同意。很明显，他给妻子开辟了一片生活的天地，让她在其中享有一点自由。

“我喜欢的是安西尔^①。”麦基斯科夫人对罗斯玛丽说，像是在挑战，“我喜欢安西尔和乔伊斯^②。我想你在好莱坞可能不大知道这些人，我丈夫是美国第一个发表《尤利西斯》评论文章的人。”

“有根烟抽就好了，”麦基斯科平静地说，“眼下这对我更重要。”

“他很有内涵——你不这么认为吗，阿尔伯特？”

麦基斯科夫人的声音突然消失了。那个戴项链的女子也来到了水里，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起，这时，亚伯·诺斯从他们下面突然像火山岛一样冒了出来，肩膀上扛着一个孩子，那孩子害怕又兴奋地大叫着，母亲安静地看着，充满爱意，不过并没有笑。

“他妻子？”罗斯玛丽问。

“不，那是戴弗太太。他们不住在酒店。”麦基斯科夫人的眼睛像照相机一样，盯着那个女人的脸。突然她猛地转向罗斯玛丽。

① 乔治·安西尔(1900—1959)，美国钢琴家及作曲家。

② 詹姆斯·乔伊斯(1882—1941)，爱尔兰作家，他创新的文学手法对现代小说有着深远影响。代表作为《尤利西斯》(1922)，描述了三个都柏林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。

“你以前到过国外吗？”

“是的——我在巴黎读过书。”

“哦！那么也许你知道，如果想要在这儿过得开心，就要认识几个真正的法国家庭。可这些人在这儿能得到什么？”她耸耸左肩，指向沙滩上的那些人。“他们相互粘在一起，结成小集团。不过我们有介绍信，可以跟巴黎所有的艺术家和作家见面。这很好。”

“我想应该不错。”

“你看，我丈夫就要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罗斯玛丽说。她没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只是在想这样炎热的天气，母亲是否已经睡着了。

“是受了《尤利西斯》的启发。不过不是二十四小时，而是一百年。他写的是一个腐朽的法国贵族，把他放在机械时代——”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维奥莱特，别到处讲我的小说构思，”麦基斯科不满地说，“我不想出版前就全世界都知道了。”

罗斯玛丽游回岸，披上睡衣，遮住已经发疼的肩膀，又躺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。那个戴骑师帽的男子手里拿着酒瓶和小酒杯，从一顶遮阳伞前走到另一顶。很快，这些人就变得兴高采烈，把几个遮阳伞聚集在一起，凑在下面。罗斯玛丽猜想某个人可能要离开，最后在沙滩上喝一杯。甚至孩子们也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，都跑了过来。在罗斯玛丽看来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那个戴骑师帽的人。

正午时分，大海和天空一样炽热。就连五英里外戛纳的白色轮廓也逐渐模糊，仿佛海市蜃楼，清新而凉爽。一艘船头像知更鸟一样的帆船驶来，身后拖着从深海来的一道白浪。整片海滩似乎悄无声息，只有那些过滤着阳光的遮阳伞下，生动的色彩和低低的声音延续着。

坎皮恩走向罗斯玛丽，站在几尺远的地方。罗斯玛丽闭上眼睛，装着睡着了。一会儿，她半睁开眼，看见两条腿，模模糊糊的像柱子一样。那男子想要进入那片沙黄色的云彩中，可那云彩却飘入到炎热浩瀚的天空中去了。罗斯玛丽真的要

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罗斯玛丽浑身汗津津的，沙滩上几乎空无一人，只有那个戴骑师帽的人，他正在收起最后一把遮阳伞。罗斯玛丽睡眼惺忪地躺着，他走了过来。

“我走之前正要叫醒你呢。一下子晒过头了可不好。”

“谢谢。”罗斯玛丽说，低头一看，双腿已经变成橘红色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

她笑起来，兴致很高，想跟他聊两句。可迪克·戴弗已经拖着一顶帐篷和一顶沙滩阳伞走向一辆等着的轿车。罗斯玛丽只好走进海水中，冲洗掉身上的汗水。这时，迪克走了回来，收拾起耙子、铁锹和筛子，把它们塞进岩石的缝隙中；又四处望望，看还丢下什么没有。

“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”罗斯玛丽问。

“大概一点半。”

这一刻，他们都面朝着大海。

“时候不坏。”迪克·戴弗说，“这不是一天中最坏的时候。”

他望着她，罗斯玛丽看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，一时间仿佛置身于那片蔚蓝的世界当中，欣喜而自信。他扛起最后一件家什，走向自己的汽车；罗斯玛丽也从水中出来，抖抖浴衣，朝酒店走去。

第三章

罗斯玛丽母女走进餐厅时，已经快两点了。寂静的餐桌上，一大片光影随着窗外松树叶的拂动前后移动着。两个操着意大利语的侍者，一边大声聊着天，一边擦着盘子。看到她们走进来，就停了下来，一边拿给她们一份破旧的午餐菜单。

“我在沙滩上恋爱了。”罗斯玛丽说。

“跟谁？”

“刚开始跟一群看起来很好的人，接着是一个男子。”

“跟他说话了吗？”

“一点点。他真帅。红头发。”罗斯玛丽大口地吃着，“不过已经结婚了——总是这样。”

母亲是罗斯玛丽最好的朋友，她把自己人生所有的未来都寄托在引导女儿上。这在演艺圈里并不稀奇，可埃尔希·斯皮尔司夫人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补偿自己失败的人生，这倒很特殊。她并不怨恨人生的苦难——两次婚姻都让她满意，却两次都成了寡妇，每次都加深了她乐对人生、恬淡寡欲的人生哲学。两任丈夫一个是骑兵军官，一个是军医，都给她留下一些财产，她要原封不动地留给罗斯玛丽。她并不宠惯女儿，这塑造了她坚强的性格——对罗斯玛丽的教导却是全身心的，不遗余力，培养了她理想主义的人生观。现在，罗斯玛丽的理想主义全部倾注在母亲身上，总是通过她的眼睛观察世界。因此，罗斯玛丽还是个“天真”的孩子时，受到了母亲和自己的双重盔甲的保护——同时，她又有成熟的一面，不信任任何卑微、肤浅、庸俗的事物。然而随着罗斯玛丽在电影界的一举成